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樂語 上梁文 雜啓附

宴張都承樂語 袁州

曹裝已成方趙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屈軒車之貴重侍杖履之
從容共惟某官龍章鳳姿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
侍虛皇之香案舉世莫磷繼于大節後生皆師仰其餘風勿安似非晉人魏人
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宁獨知其素守追鋒趣覲于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
未起東山之臥回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奈都人望一馬二童之至上方
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修吏部頃幸識荆楚來剖竹過楊雄之宅將曾羣疑
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爰舉宴嘉賓之典况當修禊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攀
柳以留行色掣鈴郡閣獲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
颺口號上梁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轡邂逅此逢迎
恭來深得詩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
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載洛陽城
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樂語

撤山前之薇成方卷提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乃為薄具以屈高軒共惟
某官峻特而繁清沉潛而剛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

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脚清標洗五嶺之貪風妙算掃重湖之妖祿
集衿佩于凋零之後多所講明營金湯于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于竹帛
迺興動於林泉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更生宗室貴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
徑歸禁索我知郡編修吏部交游最蚤聚散靡常晚繼踵于前規復借光于鄰
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
鼓尚約秋風輒以心聲寓於口號

長劍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萬方點水中墮鴻已冥天外飛離
索畧憑危酒詠淹留却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樂語 廣東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南屬外臺之初建敬陳燕衍屈致崇嚴共惟
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殿中燈籠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
傳誦繇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頃膺六察之除奚翅百函之奏天子改容
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都人祖送畫工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
輓俄移南國之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珠犀之謗儉甚車崖之條
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炎熱之區悉變清涼之境賜履至於海既憂顧之少
寬介圭覲於王喜逆歸之不遠我某官昔叨末契今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
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

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歸細聽金縷之歌莫惜玉山之倒萊相巨杯之
飲縱不能陪范公一筆之勾度半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觀賓主之交懽輒
陳蕪音聊啓玉齒

元戎建纛粵王臺廉使新持漢節來一紀別俱無恙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
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驅瘴霧開稭恐仁皇思質肅日邊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樂語

中軍謀元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遣使臣屬輅車之再駕特交驩于大閭爰盛
啓于初筵恭惟某官清節致身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
子小人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主深知其忠及拜瑣扉垂登廊廟
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莫留茲矢彤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怕首紛來謁之
小戾教條清明鼓角誰亮龍戶馬人之相慶鑿烟瘴雨之一空鷄鷄去而蚌迴
方共觀廉平之化鳳凰儀而歌舞行入賡喜起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
譜彈冠魏闕舊陪簪盍之餘攬轡周原新托履封之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適茲
嶺海之重逢台鼓史以撾岑牟命佳人而憂鳴瑟反坫為兩君之好聊永今宵
衮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等俯陳蕪語上啓玉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邂逅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侍從頓令遠使有光華它
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來本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騰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樂語

瀛洲學士為江鄉半刺之行向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
迺殺雞為黍以留之恭惟某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涵而山出聲名蚤著
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
立于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折檻諸公慙請
劍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
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仲卿妻安牛衣
之儉趙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
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沾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
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驢而為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益州想像
醉翁澹菴之勁節高風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索覺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
亦佳方今圖回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將行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
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屢屈天僊况頭廳乃吾鄉兩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而築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
暮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己詎忍卜商之離羣肯
願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轍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于游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父子詩父字當改欠

術作靈局心十昔昔人着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吾事白鷺青原父子詩魯
術字靈局行否海濱二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修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上梁文

慈濟殿上梁文

兒即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葦飛不崇朝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
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惠戾道媿松喬 伴盧扁離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
傳然十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處：幡華家：香火眷言
莆壤密介寶鄰夏有祥春有瘡苟精祈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
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終覆作舍三年而未成非遇偉人孰圓佳話
我知郡某官視民苦樂如己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死塲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疢癘必無捐樽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閔宇烏紗羽鬣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
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
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為短歌助舉修棟
兒即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從頭細紀活人功
兒即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丹靛藥笈不須携
兒即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知壺公却恐是同參

宴吉倅王實之樂語

瀛洲學士為江鄉半刺之行向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
迺殺雞為黍以留之恭惟某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著
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
立于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折檻諸公慙請
劍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
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仲卿妻安牛衣
之儉超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
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
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驢而為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盞州想像
醉翁澹菴之勁節高風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索覺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
亦佳方今圖回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將行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
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屢屈天僊况頭廳乃吾鄉兩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畫歡籠街而築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
暮月猶逢我崇禧吏部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己詎忍卜商之離羣肯
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轍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于游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朞着人着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吾事白鷺青原父子詩魯
國而生肯行否海濱二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修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上梁文

慈濟殿上梁文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葦飛不崇朝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
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惠戾道媿松喬 伴盧扁雖一旦蛇蟬而去方劑失
傳然十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處：幡華家：香火眷言
甫壤密介寶鄰夏有瘳春有瘳首精神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
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貫之終覆作舍三年而未成非遇偉人孰圓佳話
我知郡某官視民苦樂如己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疴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疵癘必無捐擗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閼宇烏紗羽氅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
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
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為短歌助舉修棟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從頭細紀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丹靛藥笈不須携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壺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留教父老他年憶
兒郎偉拋梁上紛：薊幣祈靈既炯然一片活人心此是神君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藉向來不作葷酒緣至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天閼神有憑依漆葉青麩普授衛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
侑饗之詩

建陽縣西齋上梁文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庚之老屋三間凜焉矜厲曾是翬飛之觀出於
輟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紛華晚趨平實有農拾穗荐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租
常負催科之殿幸而騃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別規便座屏廷中之械索
陳几上之圖書藝菊盈坡種花成徑雖非子賤聊自託于鳴琴倘有澹臺又何
妨于入室然節愛用人未之能盡顧勞民奉已寧免有慙庶退食在公之餘思
反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細字老矣安能命中車掉孤舟歸哉未晚迺為巴唱
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渺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付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老暮猿啼

拋梁南白首銖：較米鹽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尾事清談

拋梁北：山翁肯陷真蹟跨凌頡籜掩斯冰自有蒼生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匝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喧子舍未應當食歎無魚且可劬書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畫垂我思古人去常如于

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斯文

徐潭草堂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老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
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而久斥逢更化之特招下惟生緩而迂莫仰禪于顧
問中書君老而充終不任于使令呼來虛霽綾餅餽之恩歸去未有土饅頭之
地空糲學士竹筒之積繼得徐先輩草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豈必懷乎故
宇方栢司馬石櫛則甚陋視楊王孫裸葬則已奢凹凸勢殊經營而為臺沼綢
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出寢內散花之人延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芥羹鮮齏
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塵短轅車備閑人之九錫免范蔡扼吭而奪與嵇阮把
臂而游命乃在天死便埋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羅它日荒阡不願曹瞞
之灑酒遂為巴唱以相叩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處邇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掖西崑有舊棲誰道相如堪視草寄聲太乙莫然黎

兒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貧門外釣磯今屬我先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白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挽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寬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手種卻平之瓜觀書之眼
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歌於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
之訓

雜啓

答湯伯紀論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儷文深惟空疎不稱提獎以至切磋之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
宦游猥塵賓佐^當揮羽流星之交至多據鞍橫槩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非
以此為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着價未識面而露章以幕僚而施諸府公以
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房以足下既難學子陵之高亦桓公為老兵安敢効孟
嘉之醉故於鼎答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然而博觀陳編頗見前輩于頓捷將退
之擬所作於商周嚴武粗才子美方其賢于顏賈或以為窺濤海而悻悻或以
為繫雪山之重輕若乃廬陵之于文僖眉山之於安道皆以從游之舊每形推
許之間曷嘗為文字之瑕疵適足見風流之篤厚願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騁
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泥金之筆務為高簡恐貽賣菜之嘲盡黜菁華似
匪築花之體試願于俊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無窮讀者不駭大
慙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但愧小人可以小知烏覩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
之意聊亦發老生所懷斐然有云亮之而已

回湯仲能撫蜀

光奉贊書來參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温石之流此士肯來徑處柳枝之右輒修
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性極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
二蘓三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禪大使出護陪京方觀要路之登忽勇急流
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者十年然飲水著書亦足傳于千載茲改調于琴瑟
果來赴于弓旌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即而草新奏遣掌故而訪遺書
何況元侯已召還于闕北豈容雅士尚留滯于周南某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
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頗似於繫袍方喜論心竟成交臂嵇康性懶煩見索於報
書司馬才高惜不觀于授簡

回京尹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威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
術除書初播輿望交歸某深喜微踪密依巨庇首嘗奉刺繼辱貽戩問馬及牛
共仰神明之見騎驢衝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其恭審顯膺嚴召趣覲清光龍洛九淵昔批鱗而引去鳳翔千仞今覽德以來儀端士進為輿人相慶某服膺已久識面未諧仰李渤如景星行將快覲挹瀛溪之霽月願聽雅言

回馬揖致贈

居洛去官二十年不記班荆之雅自邛及我九百里忽蒙委刺之勤信哉奇男子之為念此舊長官之老伏惟某人紳推秀孝家有父師大宜紬石室之書續成史記小亦給尚方之札使賦上林何挾材之尤高而行路之甚左客車都甚富明珠拱璧之投田舍蕭然闕白餘青芻之禮又緣衰病全廢應鼎體羸不任于衣冠臂痛久踈於筆硯止于路宿莫陪長者之雅言送李愿歸空羨幽人之獨往

回涵頭鄭監鎮

為農去園林間方力于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喝道敲明珠于袖裏飾斷木于溝中恭惟某官秀稟天台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貌古心不入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微而蠻觸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求決往：質成書判流行極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風左馮翊之才然君子之道中庸碩本朝之法嚴密姑平一闕即輅九遷某久去闕廷苟安田里未嘗射虎不煩霸陵尉之訶問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

圖髦士惠顧禿翁歌詩人伐木之章奉賢者班荆之語傍觀榮甚內省闕然署門而謝交情自慙廢退隔年而還詩債尚恕髦荒

回杜制置送御書

某伏領台翰寵賜所刻宸翰二軸仰惟聖天子眷禮之隆固為鮮儼然非大元帥功名之盛詎足以當坐令雪案螢燈之間恍如奎躔虹氣之屬光芒發越聞見傳夸某首誦睿謨窺光武十行之妙徐觀跋語歎孔明二表之忠既盥手以瑤藏敬扣頭推謝

謝黃慥制機惠文藁

某頃因行役辱既巨編及歸道於樵川遂滿裝于漁艇豈謂篙師失手水怪垂涎斗氣頓收莫測延平之劍化夜光下燭始驚合浦之珠還然某藻思久衰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當適初度之辰辱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錫古調煥飾衰宗共惟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舉而榮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花間艷曲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示一門之光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綿上之耕第愧俚音莫和郢中之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懼之年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之語家庭動色州里傳誇
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軼出每篤賢之禮尤推老之心依滕文公而為
氓得其栖托念頽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光華誕節乃若盛儀之過
腆揆于愚分而未安竊師舍熊取魚之言併接受羹反錦之義固慙方命必諒
由衷被之絃歌雖乞家姬之唱寫諸琬琰永為樂府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恭惟某官善與人交譬猶
吾味爰有壽域之祝用為枯槁之華某千里願雲兼旬勤雨斷庭闈之定省耳
聞田里之歎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蓬矢自笑早衰美人贈錦段
琅玕詎容虛受

回宜春方宰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
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樛櫟之年設蓬矢以懋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
心始和平

生日答張守

退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禮越等夷先生寂寞恭惟

某官蟠胸萬卷落筆千言畫隼朱轡雖深居於鈴閣桑弧蓬矢猶下軫於茅簷
錫寡和之名章賁早衰之陋質傳夸同志永為墨客之榮輿恨貧家未有雪兒
之唱

答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既晏孰華予獨荷故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
衰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毫端春麗朱絃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絹色絲有漢
人之風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鸞能轉繞梁之調然門堪羅雀足華
環堵之居矧兼盛禮之匪頌尤極懦衷之感慨所為推謝悉佇晤言

答王實之

青雲失脚誰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夫何衰頹獲此瑰奇恭惟
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批龍鱗探龍領蓋嘗犯明主之顏料虎頭編虎鬚每
欲唾貴人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贈我好歌華其初度覺樽罍之
動色顧張矢而有光誦烏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
棄於異時

答方德潤右史

流年晚晚和南山種苴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判花之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
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貴直上坡建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流黃不

在熙寧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屣等外物于浮雲獨君父之寸心與友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侶隣掃軌之餘適屆懸弧之旦管仲鮑叔蚤已論交老子韓非晚仍同傳欲其久活樊以名言至于臺榭之過豐甚矣村居之改觀某敢不呼童烹雁携酒與魚慶老祥之檀藥約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此多誦烏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集尚勿棄于異時

回張使君

蓬矢六懸自歎栖遲之跡草廬三顧辱貽幼眇之音異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此于蓬萊道山之彥恭惟某官毫端泉涌曾次冰清鯨吞鰲作之文豈惟一集鳳髓龍筋之判動輒千言顧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侯之雅製玉盤洗金鞍簇既勞動於行厨銀筆述雪兒歌復流傳于樂府殆似奏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鐘鼓以享鷄鷩邦域爭誇林泉改觀某心雖絕感顏不勝慚平子錯刀莫報美人之贈歎戾牙軸永為來商之藏

回顧知縣

掃軌推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寡和之章青眼未忘白頭增氣蓋某官誼堅金石文叶咸韶念三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文情陳羹錦于篚籩傾瓊瑰于懷袖煌煌織翠之段非野老之敢留纍纍貫珠之歌乏雪兒之能倡所為推謝未可立談

回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駉驛忽貽外孫壘白之辭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早擅蜀珍卿雲黼黻之文衆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一洗炎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篚欲拜大惠似傷小廉懼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貪驪珠之無價珎以藏家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疏

啓建天基節疏

以下密院

秦臘傲臨將及春回之候夏正甫建有開出震之祥敢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算伏願 皇帝陛下壽齊箕翼福等岡陵崑丘王母之桃靡煩來獻海上安期之棗不必遠求

滿散疏

春王正月方欣木德之回天子萬年式慶籙圖之永隆輿情之摧怵祝壽筭之

延洪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體乾之健幽人為酒告農扈之屢豐都護奉
觴喜邊烽之早息

進功德疏

昊蒼眷命聿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輒憑善頌仰贊修齡恭惟
皇帝陛下保大定功無為恭已大德者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祿日來
駢臻景貺

啓黃籙醮疏 以下袁州七首

地方千里忝為長吏以分憂帝監四方敬為齊民而請命瞻言斯土粵自比年
繭絲哀歛之餘里閭愁嘆羽檄征求之廣郡邑空虛頽剖竹之非才凜包桑之
是慮茲以農時方急衡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祈穹昊俯念
蒼黔感台豐登之祥祓除乖蠶之氣詠京坻之積糞保秋成薦治汴之毛尚期
歲晚

謝晴疏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沴吏憂蠶麥願開霽色之祥鄉燎方騰氛霾已豁敬羞
蘋薦少寓菲忱閉陰縱陽尚有所于終患割雲縹雪度無廢於前功

祈雨疏

天飄下注僅施破塊之功火傘高張未改望霓之意輒伸微悃冀續前功伏願

念民作勞怨吏亡狀時方多事豈容早魃之蓄歲大有年庶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疏

穡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懸金為崇深虞一貫之虧豈上澤壅而不流故天譴
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凋瘵憫物焦卷收火傘于層空一清濁暑翻天歌于四野
沆保豐年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耘耔力勞田共憂于適圻神通廣大淵能起于龍潛粵從春夏以來方幸雨暘
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甫涉初秋頗愆甘霖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于豐年
今忝郡符詎意親逢于早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處于焚悴輒懇惻而有
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鑒其丹赤哀此蒼黔雲密自郊一洗屯膏之意月離於
畢早符喜雨之占

送仰山四聖回殿疏

盼嚮下臨俯鑒避堂之敬滂沱隨至暫寬守土之憂益知仙聖之神通敬率吏
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僅沾一溉之餘倘少廢前功寧不嗟于虧實如大穰
衆望尚有冀于翻盆

再祈雨疏

方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儻天意尚愜于嘉應則歲功將

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憫憐農務則苗穞矣深懷無及之憂以雨潤之庶拜有終之惠

安奉玉淵聖水疏文 以下江東三首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于涓滴詣名山而虔請即靈瑣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奮泥蟠而變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室以一勺水之多溥周大地

永寧寺祈雨疏文

七月流火不勝亢烈之憂三日為霖未慰滂沱之願茲精意亦動于祈禱何神機尚閔於杳冥伏願隨念感通乘時變化沛然下雨儻獲救于槁苗乃亦有秋庶無孤于力穡

謝送玉淵龍潭聖水疏文

一勺之水不測而龍生焉七月之雨沛然則苗興矣頓解羣情之煩鬱孰知妙用之神通乃即招提敬陳梵唄然四境暫禳于轍涸顧三農尚恐于實虧寶穡得秋方屬收成之際靈湫奮螫時霑膏潤之恩

青詞

袁州入宅青詞

忝牧民之重寄朝命雖榮違梓母之初心宦游奚樂紫蠲公宇熏衮醮筵將祈

千里之蒙休豈特一家之徼福伏願監臨悃悃昇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愁歎庭闈雖遠書常報於平安

廣東倉入宅青詞

起家一出甚矣勞生乘傳載馳幸而善達輒陳悃素冒叩昊蒼伏念臣久分退藏忽叨臨遣白頭慈母老戀家山黃吻小兒疾留道路雖百指檀爨而忘恙然寸心隕穫而靡寧茲選剛辰將趨公宇爰舉祓除之典冀垂覆幬之仁共願憫此艱勤錫之福順新書方急若為寬比屋之歎愁舊學云何夫豈在全家之飽煖誓殫薄力仰答厚恩

新居設醮青詞

女弄男升頗驚碎累之多考室子堂聊廣先人之舊落成之日徼福于天伏念臣嶺海脫身家山屏迹昔存蝸舍粗蔽于雨風今若蜂房各開於戶牖即東偏之隙地闢小築之數間雖云練時日之吉良尚恐犯方隅之禁忌屬孟冬之叶卜命二息以奠居上以奉庭闈之清温下以帥閨門之雍睦非扣闥而默禱豈闔室之敢寧伏願憫此艱勤遂其安逸苟全苟合師先哲之格言乃寢乃興符占人之吉夢

江東憲入宅青詞

重趼而來頗厭舟車之役息肩云始方知棟宇之安敬練剛辰俯陳卑悃伏念

臣退藏不密浪出有漸將母晨昏既違此志全家飽煖亦獨何心况以諸生力量之輕任茲一道耳目之寄何以慰士民之望何以報君親之恩屬當臨池之初爰舉祓除之典伏願辦薊上格飈馭下臨援臣孤危之蹤開臣平反之智獄無冤氣不至干陰陽之和家有安書庶少寬溫清之念

陳氏女子保安青詞

女子有行遽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劉氏昨以妊娠感於夢寐遠父母兄弟殆由驚噩而成禱上下神祇冀遂生全之望果蒙化育陰賜護持既無坐蓐之危復有抱雛之慶敢蓋菲薦不昧初心伏願吉曜臨裁躔銷弭乃安莞篔聿開卜兆之祥言采蘋繁益致壺儀之謹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既禱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度號籲之上聞謹珥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兢：兢：甘一身之即譴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復乾或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于幽顯胡顏可見于吏民輒為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閻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歎之快田疇水足少休抱甕之勞

江東祈雨青詞

嗟我農夫苦亢陽之為沴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俯陳怵惕之情仰竄穹隆

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采訪知編戶之創痍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仰早收方彌望以如雲忽兼旬而渴雨深恐子遺之黎庶不能自振于儉荒惟暑氣之蒸隆欲流金石彼原田之秀實將化董荼列城若處于焚燄近境總蒙于霑灑倘愜後惠必廢前勞合一路之哀鳴吁九閻而上訴伏惟矜其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微臣之職俾滂沱矣庶幾全大造之功

太淑人保安青詞 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無親至誠可感仰戴生全之造俯陳喜懼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晚年齡沉綿春夏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兒女滿前忍見呻吟之狀遂于中夜密禱上穹願減微臣之年以延慈母之算寸忱既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平願大恩無以少報敬羞菲薦推謝高真恭願吉曜臨身灾躔退舍蠲除熱惱不煩藥石之功降錫福祥永保櫟樗之壽

太淑人生日青詞 己丑

桑榆迫暮深羨于久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輒陳卑悃冒瀆高穹伏念臣妾坎壈百罹侵尋七袞雖筋骸無恙尚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敬因初度式按真科伏願飈馭下臨辦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永遂團欒保社櫟之年終逃天伐

太淑人生日青詞 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宿昔年運而往寢迫暮遲伏念臣妾累月呻吟闔門驚悚訪醫

問卜凜乎性命之憂起死回骸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之微誠少答再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宇退躋雖及老既衰非復盛強之日然踰七望八冀延耄耋之期

太淑人生日青詞 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凜乎可懼迺即始生之日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頗艱勤晚尤澹泊身多蓄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之念儻不皈依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壽嘏懷鍼索艾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永保團圓之樂

太淑人生日青詞 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誕日輒默禱于高穹伏念臣妾久矣厄殘偶然老壽諸兒無似俱忝宦游薄業不多屢逢歲稔未及祈禳而灾退靡煩湯熨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瀝微誠仰干慈造恭願蠲其美疾介以嘉祥流湯沐之新封已慙稀濶微桑榆之晚福更祝期頤

太夫人生日青詞 戊戌

暮景娑娑譬櫟樗之無用上穹高邈幸蘋藻之可羞伏念臣妾最爾餘生履茲初度歲年冉、曾無卻老之方兒輩駸、寢有惡盈之懼倘匪自天之保佑曷

延過隙之光陰伏願介以壽域原其灾厄金篦刮翳令舊觀之復還石窳疏恩冀新封之屢啓

太夫人生日青詞 己亥

年既暮遲屆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邈幸一念之可通伏念臣妾八袞侵尋一門忝竊無關心之藥裹有繞膝之斑衣茲逢禋祀之期特啓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爰齋心于誕日敬稽首于高穹恭願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闕永相保于蘭陔瞻視復明初不煩于菊枕

太夫人生日青詞 庚子

皓首衰頽幸棲身于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于崦嵫伏念臣妾八袞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遂刮膜之方子且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于湯沐家庭並列于節麾積茲僥倖之多慙若滿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籲天伏願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遜勿墮先世之風百歲期頤克保天年之壽

太夫人生日青詞 辛丑

人羨久生願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伏念臣妾某早染世塵晚耽禪悅駸、大耄久不出于鄉閭碌、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闕湯熨少

哀老之榮

勞已則有滿盈之懼茲因誕日敬叩高穹伏願鑒此精虔昇

後言大國賜湯沐竊冀新恩百年日期頤庶延暮景

問卜凜乎性命之憂起死迴骸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
之微誠少答再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字退躋雖及老既衰非復盛強之
日然踰七望八真延耄耄之期

太淑人生日青詞 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慄乎可懼迺即始生之日輒伸善禱之情伏念
臣妾少願艱勤晚尤澹泊身多留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
之念儻不皈依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壽嘏懷鍼索艾
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永保團圓之樂

太淑人生日青詞 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誕日輒默禱于高穹
伏念臣妾久矣厄殘偶然老壽諸兒無似俱忝宦游薄業不多屢逢歲稔未及
祈禳而灾退靡煩湯熨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生之
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澁微誠仰干慈造恭願蠲其美疾介以嘉祥疏湯沐之
新封已慙稀濶微桑榆之晚福更祝期頤

太夫人生日青詞 戊戌

暮景娑娑譬櫟樗之無用上穹高邈幸蘋藻之可羞伏念臣妾最爾餘生履茲
初度歲年再曾無卻老之方兒輩駭寢有惡盈之懼倘匪自天之保佑曷

延過隙之光陰伏願介以壽域原其灾厄金篦刮翳令舊觀之復還石窮踈思
冀新封之屢啓

太夫人生日青詞 己亥

年既暮遲屆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邈幸一念之可通伏念臣妾八袞侵尋一門
忝竊無閑心之藥裹有繞膝之斑衣茲逢禋祀之期特啓國封之寵曰貴曰壽
覺取數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爰齋心于誕日敬稽首于高穹恭願
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闕永相保于蘭陔瞻視復明初不煩于菊枕

太夫人生日青詞 庚子

皓首衰頽幸棲身于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于崦嵫伏念臣妾八袞平頭一生
多病老而及耄未遂刮膜之方子且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于湯沐家
庭並列于節麾積茲僥倖之多慄若滿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籲天伏願鑒此
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遜勿墮先世之風百歲期頤克保天年之壽

太夫人生日青詞 辛丑

人羨久生願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伏念臣妾某早染世塵晚
耽禪悅駁大耄久不出于鄉閭碌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關湯熨少
停人以為衰老之勞已則有滿盈之懼茲因誕日敬叩高穹伏願鑒此精虔昇
之壽嘏大國賜湯沐竊冀新恩百年日期頤庶延暮景

福國生日青詞

歲華已晚不勝喜懼之情天聰甚卑輒濫精誠之禱伏念臣妾頽然衰景屆此始生雖瞻視之逾昏尚筋骸之可勉老者祝哽祝噎粗造旨甘常情欲安欲生矧侵耄耄敬憑綠奏輒瀝丹忱伏念矜此餘齡錫之晚福斑衣雜遘清溫相踵於高堂錦誥便著湯沐更封於大國

福國生日青詞 癸卯

晚晚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自顧早衰偶叨暮福八袞加三之老眠食初寧一門取數之多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團樂人所共榮妾常深懼衣褐屬臨於初度辦香敢昧于真依天道益謙願勿隳于孝謹人情欲壽庶獲保於期頤

福國生日青詞 甲辰

人羨久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伏念臣妾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職之供日往月來不覺旋期之及刮膜之方難遇波血之恙甫瘳未能性悟而理融常恐舊生於福過迺齋心于誕日敬請命于上穹蒲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桑榆逐暖庶延晚晚之齡

福國生日青詞 乙巳

人情欲安矧頽齡之寢迫天道善應莫精禱之上通伏念臣妾猥以衰癯安於

寂寞擁麾持節及觀兒輩之榮衣袂弄璋頻見孫曾之慶然而光陰晚矣疾病半之昨波血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有護持茲復屆于誕辰敢皈誠於洪造伏念灾躔屏退吉曜照臨酌彼澗蘋聊薦至誠之意譬諸社櫟庶全無用之年

魏國生日青詞 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懼天地之大感而遂通伏念臣妾迫桑榆之衰年進湯沐於大國目尤昏瞽殆顏色之不分身賴扶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厄深切戰兢亟祈叩于上蒼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矧二息宦游而未歸不勝舐犢之懷莫從反哺之請茲臨初度敢昧真依欲望鑒其血忱介以眉壽味五福攸好福之訓佩服勿忘稽九十不從政之文檀藥相保

魏國生日青詞 丁未

壽鄰大耄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伏念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雖五疏湯沐之封然一守清白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嶽之方瞻視全昏矧有西河之哭懼門戶之衰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衰頽未忘貪愛屬皇覽初度之旦誦自求多福之言薦澗濱之蘋藻冀垂穹聽譬道傍之樗櫟永遁天刑

魏國生日青詞 戊申

大耄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伏念臣妾某久矣癯殘加

之藉下衣裳顛倒呻吟至于累旬粥藥扶持性命危于一髮凜兒童之憂懼荷造物之哀憐參朮收功桑榆駐景然湯熨尚煩于調燮而厄羸未易以盛強思奮起于沉痾敬熏修於初度伏願夜除諸苦近續修齡享尾火頭一洗星躔之厄原高陞下共榮畫繡之行

保安青詞 丁未

戶門災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沆蒙全護迺熏一瓣仰答九閻伏念臣紫召造朝一擠去國道聞仲氏疾遽至於淪亡堂有老人懼不堪于悲惱呼天密禱窮日疾馳吹荒已隔于怡愉擁笏獲躬于定省脫仕路風波之險惡遂家庭朝夕之檀藥靜言思之亦云幸矣然而親既踰耄體多不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迫一喜一懼之際敬因醮謝復有懇祈伏願臣母魏國太夫人林氏火字順行坎離相濟孫曾長茂且為晚暮之娛醫卜屏除永保康寧之福

魏國追薦工部弟青詞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于顧復俯仰頌薦仰徹藥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麾符退安水菽中歲享垂魚之樂方愜素懷高年抱咄憤之悲忽成永訣百指之孤萎矣托一生之慈孝難忘閨旬浹之屢更叩天閻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此津梁脫鬼趣之沉淪焄蒿悽愴譬道家之解化來往消搖

追薦工部弟青詞

少小相從尚記吹簫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輒枉綠章仰于蒼昊伏念臣止仲弟某早嘗艱阻晚致顛融持節擁麾因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以終身方將躬晨昏扇枕之勞踐疇昔對床之約云何奇禍遽隕壯圖上靡顧九袞之老人下不念一房之孤寡手足之情雖切毫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伸哀懇伏願拔于大夜乘此剛風死生豈不痛哉孰窮變滅魂氣無不之也真免沉淪

代追薦工部青詞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蓋本焄蒿之意俯仰哀籲仰冒穹窿伏念臣先父昨解印符退依香火居常乏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享始謂偶愆於賤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閨九齡一房百指聞者尚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釋煩冤奄臨卒哭惟有精虔而上懇庶幾疇穰之潛通伏願帝所鑒觀靈其未下脫離大幽之趣道遙元氣之初雖往不復還象罔莫之能索然號之使復巫陽或者可招

父慈因極徒切于攀號道妙難名有資于解脫追惟嚴考奄棄中年歷官以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恐黑籍之挂名游陳蟻蟻之情沆戴鴻濛之造化橋穩早度離萬鬼之鄰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托

代作工部弟中祥青詞

伉儷遂睽永抱藁砧之恨焄蒿不遠奄臨鑽燧之期輒剖煩冤冒干真宰伏念
臣妻故夫某已下從于窀穸靡返顧于孤孀哭之如新孰云期可已矣望之弗
至所以練而慨然虛結過去生之緣莫道未亡人之痛伏願矜憐號籲超脫沉
淪雖音容闕乎重泉即之冥漠然精爽回乎長夜凜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為
戶門之依托

戊申生日青詞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輒憑綠簡敬剖丹衷伏念
臣晚晚餘齡沉綿累月受髮膚身體曾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與稍延于視
息果臻勿藥之喜處夫采薪之憂深惟母子檀藥之心不墜戶門付授之托向
非元化安有殘生輒羞治汙之毛少答乾坤之德伏願自今以始惟適之安夸
詡俗情豈必買臣之繡燕娛親膝寧無萊子之衣

魏國九幽醮青詞

蘭陵罰酷可勝固極之懷苦塊哀深異動蓋高之聰凄其丹赤仰止穹蒼伏念
臣等甘魏國太夫人林氏幼歷阨艱蚤嬪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
未亡人初豈有心於象服堅剛自守耄耋靡渝眼着子舍之顯融手拊孫枝之
長立久享重閨滄髓之奉五啓大邦湯沐之封當其貴壽之時尤以滿盈為懼
案惟梵卷笱止滌裳其訓儉每安半菽之供其戒殺每傷一蟻之命筋力雖憊

神明未衰自伸息之云殂覺歡悰之浸少屬忝御臬便私之命方為板輿就養
之行云胡沉痾遂至大故慘甚嚴霜之墮夏燠然孤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
從今已矣凱風寒泉之感何痛如之敢以煩冤形諸號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
叫閨之情拔大夜之沉淪乘剛風而解脫死者可作因無復生之期魂兮來歸
倘有可招之理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黃錄青詞二首

呼天靡及固極奈何送父之終有時而既輒于洪造少瀝丹忱伏念臣先父某
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既奠徒深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忘之語
痛心祥祭稽首道家展幾百指孤孀之情能動九閩主宰之聽伏願刊節都之
籍收崇宗之魂或思起未離幸早超於幽閨縱兒曹無似竊有覲于顯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錄煉魂有感道家之說欲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
聖之證明憫孤孀之號籲竭其業障度彼化橋乘碧落之長風闔赤明之浩劫
消搖靈境離泉壤之幽陰庇燾後昆俾門閭之高大

魏國卒哭青詞二首

毀巢號咷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殫血泪仰讀蒼旻伏念臣先妣魏
國捨此庭闈歸于宅兆既畢返而虞之禮愈深望弗至之悲斷機之訓徒存扇
枕之事永已雖臣親之壽九袞夫復奚言然人子之心百年猶以為短而况莫

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願復之恩謂彭殤可齊豈枕塊之所忍道使曾閔復出
非籲天無以洩哀矧如追嚴素所崇信痛逝者十旬之不返異諸孤一念之上
通伏願帝監觀而下臨靈續紛其來格刊其黑籍尚何鬼趣之憂乘彼白雲有
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親年魂無不之卒憑于道力伏念臣先妣魏國奄成千古俄
已十旬荷真宰之鑒臨憫衆難之號籲考察平生之功行靡所欠虧證明末後
之因緣超然解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于後昆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疏

善女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或游戲于塵寰爰集緇流
敬修若事伏念臣外姑魏國蚤全覺性偶應俗緣編更晚歲之顛融不改平生
之澹泊盡室諸有龐媪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遭勘破高年鮮儂大數奄
終感托女之恩深念館甥之誼篤欲伸微報僅有追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
便來飛金錫證明生滅之因去度石橋指點虛無之路

接茶疏

薤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若事莊嚴散聖乘雲而至憑茲妙果披彼沉魂共携
曹溪鉢來喫取趙州茶去一旗試水豈獨中濡之泉甘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
路遠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後邨居士文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鉅行於泉
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實氏兄弟
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四百
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
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
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實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
多它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于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馬卷中諸帖皆皆
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
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嘗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
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厚忠定帖雖家事瑣
碎亦謂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王大夫
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然赴告于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

斯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于忠定謫命下
祖昔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啓書以報忠定賴
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于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憚蔡
中即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侶之後漢胡廣
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冀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黃之辱菊之辱也
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辭相印不悻自號菊坡
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名為之詠
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
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乎抑為韓為惟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
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歷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際官除書下舍人
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往借王言以納諫慶元初某人除正言劄
舍人駟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予言則有無彊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然謂
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劄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

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料繼宋公然
宋公去蕪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三奉行是淳熙士風有
愧于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劄公是慶元士風有愧于淳熙矣
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嚴仲艾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人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
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察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
以一鄉人芥蒂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
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
矣若無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
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
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字其人雖欲
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
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瓊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
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

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之學如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乎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蘓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蘓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倦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家吉甫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儂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寔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寄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

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着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太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舉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濫觴及于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及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跖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于寔齋王公勉于孝廉二字孟芳婦以示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其平且寔者而騫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于千乘之國寔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寔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于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益脫籍矣有余伯谷筆法極高請紀充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

一余伯答余欲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實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爱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擯去年不登五十先君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不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抹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盡後惟學可以亢宗余于二父無能為殺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東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于善而力于學與之者其在君子德輿羣之子也羣或 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溥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

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諫監司糾其不悛者皆劾庶也陛下之于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是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樂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于注未有注繁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于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得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畧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巨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即雖就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通英君未遇有力者推

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于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
進君子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
之在止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于世之談天者尤
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携止友湯晦靜詩
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棋塾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于君必以
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
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已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
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憬藏不荅大怒曰富貴屬蒼
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止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
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乎姑書此附于晦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
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歐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關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
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
為人傳誦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

言云秋風馳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作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
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安帖排羣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禍
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裸羸免舜父子鴻雁魯衛兄弟鬪蟻
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
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任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君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
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
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携竹齋
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
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昔
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
盡錄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與賦詞後又為作跋馬晚識金華宋
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
宋無范之質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著語宋僅寶藏

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倦；然憂宋君營柩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蓀之輩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綺律俱僞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幾詩卷

歛即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康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礬水仙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索其文甲乙彙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侔杜蘅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歎乃魯山之于為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觀窗前之春草撒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嘗與日者語亾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

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憐：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于橫渠而樂易殆過於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着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貫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予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頃屢同方字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終畢急袖之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扁鑄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智力擅為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萑藏論衡於帳辨才棲襖帖於梁皆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別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襖序以譎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磁枕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權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

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末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襖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教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賚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目錄

西川緝汾州石州號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益荊湖茶皆入思慮微而交麪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責實用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儂佞少年則受成雁鷺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戮所殺天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以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斬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仇誣陷忠定主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和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予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恕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強

於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予詩卷於時筆力如雷奮摯戶而出如風扶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餘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於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橐本畧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唯作鷓鴣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虜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矣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莆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畧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隳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畧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為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頽頽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終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

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與龔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樞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業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醫藥而不可得

今那五十千遣去烏序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序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迺能駕馭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况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實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談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指烏序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彊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珽藏之愈謹賢于王粲矣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蘓才翁二帖

二蘓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為君譽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珽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總四十字酬對之語雖簡實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酌

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度故有貴部猶爾賴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賴宿重兵州計頗仰於酷日推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謚之婿京認君謚為兄及當國台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序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頴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哀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蘓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蘓和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及繁于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亦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觀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按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于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游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珩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乃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巖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巖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僇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僊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殺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繼即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于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俯點畫無毫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序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宇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襖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屢本盛行而真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閎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

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細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猴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畧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整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日視雲際孤雀然脫衣坐磬石上

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終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烏辱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樵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足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台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蓑短笠日與叢棘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廐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瑤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它日坐稿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馭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迺以幾務餘閒為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疎蘂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犀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某人畫梅邪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瞳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驪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鞞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

或鬚髻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珥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樽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鷲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權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琿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致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達官至侍從皆

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孫原伯孫黯
字溫伯為揚子宰出此帖于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
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
見帖時余終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餉
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樂溫伯擢第人物高
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
勤呆二公故叔遲入山訪呆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
人亦極其倦、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
俗不察爭求閣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
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于黔
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
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下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為重模則五年下亦有
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
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凄感今至執
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今至風字止却移惻筆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

所勸以下十九字在啟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
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
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刊帖
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
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數鐫刻雖工
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蘓陳所
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
其黑如漆字尤豐豔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
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為祖絳
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又亂絳
汝鼎拙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可
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抄前有缺唇瓦瓶
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
中淺斟低唱人見此 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鼎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歌書卷先行一髻而收者負布囊驅三年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猶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蠶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繼縷然猶畜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帑得朴集洛人減道為序言真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斂徹骨乾隨着四婆帚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蘓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台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悅中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瓜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開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簾三郎曲肱而聽幡綽執板立其傍而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趙仲白文

烏厚仲白有馳騁當世之志而欲行輒躓有蕭散出塵之韻而欲隱不遂身居

屢市而健羨泉石家無米鹽而喜談文字年踰四十或挽之仕果觸上官見摺
獄吏放絀十年考訂百氏新註冊書自解易繫釋官野史冢書枕記星數之學
鑿卜之技鬼神幽顯蟲魚碎細人浩劫以未睹子一覽而默識漢庭諸老惜子
中棄或為訟寃或請贖罪羈旅長安薪炊罕繼放浪淮海吟哦不廢近書未乾
遠訃忽至初傳丹毒又云風痺聞之驚倒彈指出涕烏虜悲夫玉樓之文清廟
之器昔何辜而挫辱今何譴而夫逝豈名盛之作崇抑才高之為累嗟予與子
游如昆弟夜讀共燈春遊聯轡問與子處子夕不寐跣跌叩齒呼吸導氣金石
之劑亦頗服餌自言所學甚神而秘忽焉淪謝意者僂蛇疇昔樽酒從容言志
誅茅卜鄰入林把臂製山人之中褐創精舍之枕被子長往而不返予獨立而
無對詩筒永已柴扉長閉予倡孰和予忘孰記子之後事差強人意婦如德曜
可以守誼友如山公可以託嗣植君門戶立君墓隧余雖才盡可述銘誌寢門
一慟冀子不寐烏虜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即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默誦軍國大疑半語折衷有為必成
所發立中究觀平生曠如星鳳賢人落：公則嚴奉織夫赫：公所嘲弄白頭
乘邊值時倥傯聚拾遺失鎮壓瀕洞奮拳走敵雪涕誓衆恩能懷徠智可操控
書能和議羣口方闕奏繩大將天顏為動淮淝既捷移守鐵甕朱愔甫至白雞

忽夢士匹砥柱國仆梁棟烏虜哀哉愚嘗評公英偉宏縱睥睨楚漢越軼晉宋
海鯨天馬不可羈控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所至輒以容從愚性孤直議法
讞訟大或苦爭小亦微諷人曰乘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座吟誦悲夫已矣
反袂長慟公方貴仕不蓄餘俸收姻聚族有無通共越上田廬不過茅葑上聞
公訃下詔給賙度數墓槨賴以封種愚屏空山瀕于飢凍喪莫臨弔奠復阻送
緘詞入浙維以抒痛烏虜哀哉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于世公未三十立奇取節顯仕自江湖嶺海外至夷虜皆
喜道其姓名何其銳也然甫四十而廢：數年而死又何晚也烏虜人材實難
天之生公若有為矣夫子之以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以異收其柱石
棟梁之用今也敷榮暢茂於其始摧殘夭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為
哉烏虜開禧遣使舉國莫行公馳單馬三涉虜廷嘉定寇至諸將閉壁公無一
兵自請搏賊方其發獨見於羣疑之表立孤勇於衆怯之內孰不聞風聳慕以
為天下奇男子也及夫時改事定人心一變密者指其踈斂者議其放約者病
其侈而公以不用死矣蓋大將軍薄賞蘓武漢儒議陳 傳介子 功生事自
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待老壽有才而
無命有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之所以深悲極痛者士既不遇

退而佚于家老于鄉吟嘯于某水某丘若竹林蘭亭之游亦先賢之高超也今
又不然而今而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其有用
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豈非所謂深悲極痛者乎公歿旬浹小君偕逝高
年之母笑然獨存語之土木猶當流涕况平生交友之情哉烏虜昔與公飲常
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酌烏乎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虜掃其衆突然而來君方戍蘄蓋已屬疾扶昇登陴
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愈堅弓盡鼓竭握拳誓天孤城可隳大節不毀朝服
罵賊談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實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武夫粗暴文吏
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狗義
甘如飴蜜國人相弔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轅固申公
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巡許遠充志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
所慳沒于牖下漏：皆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士失砥柱國亡金城
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有子天意可見堂：如生歆此菲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遣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屨既疾遂疴尚宿奠處我勸君歸
深山風露君殊自彊手畢墳戶昇疾返苦醫痛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使

蕘後利止熟去又易浙壑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于奔喪發於作墓
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儔比寶謨謂我兒學于爾我謝不敢君進未止虛空
幻成平地突起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吾子今也復天萬事已矣
遺言琅：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
翻水烏虜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震懼檄書一出中原響
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濶外叢艱梗內闕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
慮其尾矣嗚呼士幸虜弱奮髯裂皆當其鋒銳過之莫止及既衰竭鼓之弗起
叫呼者喋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之
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鴆毒也敵
國者外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於鬪而將帥出矣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
雖歲入滌楚告捷也豐濠堅守也蘄黃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輿尸授首矣山
東之偽守若令魚貫面縛矣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考也若乃
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
哉烏虜初誤泗上末警宣化彼媚公者藉口未已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
當繫匪公啓疆歸壘出人享其利鉅動輦震公受其誣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

訟鮑宣者有林房瑄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援名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惠以市進和聲而助訛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可矣嗚呼公之晚節浮湛寓里霜顛雪領闔扉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屣別去幾日遠訃入耳蒼生之望竟絕于此我賤且戇公視猶子豈無忤觸人温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歸哭公僑寄客邸尊鯽之奠弗能具禮有香一銖酌以澗水公如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祭袁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雁黨部而中廢使蕭然而終身視顏曾夫何愧迨涉華皓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闡迪于奧理亦紆發乎謹議蓋陰扶默贊莫測其淺深而明辨顯諫尤著其一二烏序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朝之楊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時蒙君子之福然後世責賢者之備昔愚于先生也惜逢辰之已晚今愚于先生也愴行志之未遂嗚呼哀哉先生於愚素有恩意昔叔孫之弟子幸厥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異是當先生之光顯不規進而諷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為而喜誦疏傳賀老之事嗟恩深之難報慙語淡而少味不然則十年之間蹤跡罕至豈其尊翊于寂寥之時而簡情於隆盛之際嗚呼先生云亾海內短氣聽琅：之如在瞻堂：之永閔首郵修阻莫視斂竈敏如茲觴

將以哀涕烏序哀哉尚享

祭李監丞文

嗚呼歲在丁丑齊魯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中餞公江亭徘徊握手曰余莫爭冀子力採公去奚智我留奚癡厥後公言皆如蒼龜歲晚落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訪逆旅公髮愈白我顏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慨慷自爾以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舉按公之器識蔡謨右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眇然公豈易得酸風吹訃壯夫淚滴公年非天公位不早公子甚賢而我何悲然公純孝有百歲母怡：色養諄：夜語天道何知使母哭兒止見潘輿不見萊衣烏序人世蓋多缺陷公達此理往矣毋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烏序公忤某人時方盛年因某廢公廟堂之權某貴須臾浮雲飛煙公先某死則有數焉廢公者人死公者天公固達者含笑入泉曩營西嘯誌識儼然日吉時良歸於新阡烏呼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容不至公不醜觴今日原頭拊事淒涼送車蕭疎悲風白楊公昔非存公今非亾彼則媿矣於公何傷我懷平生耿：不忘白髮縞衣哭聲最長烏呼哀哉

祭方氏表弟文

烏序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齋裝散如風雨吾謂吾女必敬無違莫汝老成

身修家肥汝復何為以鴆為餌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
石酒良術莫施烏序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
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窆藏兒大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
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烏乎哀哉

祭趙縣丞文

烏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來診我
君將謁告及茲再病同列固知欲往候君：居房帷中滯入視不可為矣躊躇
不寐若待猶子細君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
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於九原烏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皆康膚使之節誼與公論諫之精忠出處之大致信前
後之相輝亦今古之鮮儷初權臣之用兵公奉使於湖外倘片辭之投合則富
貴之立致迺言首事之非甘受沮軍之罪迨寧皇之更化公入冠于諫地若少
貶以徇時可平挹於高位而又堂：伏閣之疎凜：延英之議寢上嗚於廟堂
復內觸于宮寺及既去而復召遂索辭而不至烏呼使公之言用於開禧之末
則生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廷享至和嘉祐之治奈何動落
落日難合每縹：而高逝此識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機未嘗不有感於公

行藏用舍之際烏呼公之退休垂二十禩山林之趣愈深而君親之念不廢其
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邊事之動息朝論之廢置儼端居而默思或輾轉
而不寐雖迹踈勢隔難疾聲而大呼然慮遠憂深常太息而長喟逢真主之龍
飛首賜環而趣對上側席以良久公循墻者數四曰衣冠之久挂日筋力之已
瘁獨諄：之手疏尚慘：乎時事始優游而巽入終鯁峭而直遂蓋忠勤懇惻
抆焚拯溺侶温公之學冲澹峻潔高舉遠引則蜀公之志至於拖紳一表奮發
蹕厲殆房喬征遼之餘論抑子囊城郢之遺意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
歎歎而流涕烏呼道術裂而人材駁學問偏而氣質泥騫功利者鏗薄談性命
者迂滯卓哉我公純粹全備崇雅道而傍通流畧尚理致而不廢文字故能學
貫百家文高一世在朝為爭臣在外為循吏觀公平生英偉弘毅意秋霜烈日
凜乎不可褻然光風霽月即之而甚易率禮如拘臨事如惇執謙如虛持敬如
畏發於方寸塞於天地烏序衣冠禮樂之所宗典刑文獻之所寄社稷生靈之
所屬消長治忽之所繫方龜吸而鶴峙忽山頽而星墜烏乎悲夫我昔在簡公
獨賞異每呼以忘年之友欲養為有用之器既磨礱其粗鄙亦發藥其昏憤及
夫晚節奉詔引類公剡四人我忝一士遺言在耳遺書在笥公今已矣拊膺反
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之淪棄烏序古之人古之人或殺身穿冢以殉死或
踰境越邑而赴義今為五斗米之役坐阻一束芻之餼呼天不足以洩哀竭海

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况英爽之不昧烏虜哀哉

祭夔漕王中甫文

烏虜虜窺宣化黑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筏濟矣羽書蠟彈來如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調發處分頃刻千紙設舸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已公愈間暇削脯行醴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戍漢江我屏田里獄祠甫暮公使夔子青袍如故公已龜紫書來訪舊清言疊：昨逢峽舟手題墮尾公健我衰痛牽腰趾蜀舟甚靈中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沒歲餘貧闕莫誅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邊之事目擊身履人急我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為激電逝水烏呼往哭立可二孫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有英嗣珠朗玉峙方彼二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矢詞洩哀公其歆只烏虜哀哉

亾室祭文

烏虜君之靜專冲澹傳之於家温良慈恕得之於天故為女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偶與君而周旋北冒兵鋒南驚瘴煙灘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于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追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為箴砭余之褊急以君為韋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三十九而天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異疾縈纏早詞婉

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足孿余獨怪夫悍且健者之不病又竊窺乎仁且病者雖廢而久全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如君至性世所罕見余之先君：之聖善宰木已拱君每追憶必歔歔而涕連及乎屬續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其慘：君之息十有八矣猶執手拭淚不忍訣者得非以其羸弱而可憐悲夫人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于九原截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冤余久倦游從茲歸田願慈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藏君之橐待子婦而後傳營家山之一丘築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歿當尋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面目見君黃泉烏乎痛哉

亾室喪婦祭文

烏虜傳舍暫殯蕭寺寄菽是二說者未言鼻酸君之介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匱還里烏虜吾妻死別吾子生離悲夫奈何天實為之先人敝廬有圃有池君其往哉以需余婦

還里祭亾室文

烏虜它日我歸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凝塵料檢中笥皆君手蹟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沉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然後飾中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為德粗者為材嗟後之人質偏器小傑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謂之立言亦曰修辭嗟後之儒外文求理：既茫昧文亦散散堂：北山庶幾於全稟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歸于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無寸柄為世所宗以德用材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斷而粹華軒非泰陋卷非臞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鯨掣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溢出人獲一字價重金璧臯陶九德孔門四科豈無他人孰如公多耆舊凋零賴有公在西風吹訃海內悲慨昔先君子與公同盟愚幼無知蟬噪蚓鳴流傳達公為啓玉齒每云今世獨步惟子晚畏言語終日病瘖公書來勸姑飲勿吟永焚筆研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謔我歸後村公葬墨溪豈無尊鯽道遠莫贖碩瞻墓陵獻誄與輓哀雖如新禮則已晚烏序哀哉

亾室掩坎祭文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屬疾有寢無寤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室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杯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籲寃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稟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煩矯揉而與道合不立標的而為物宗究觀平生出處雅容來如祥麟去如冥鴻祿豈必厚位不待穹二頃之田環堵之宮視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顯融迨皇上之訪落搜巖穴而一室嘗累徵而莫致信獨見之鮮同昔有兩生今復有公雖進無圖回事業之柄然退有扶持名教之功取諸人者甚廉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楹之告凶蓋自童至髦制行無玷者學力之到自病至死持敬不惰者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思我教我慈愛最隆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擊蒙浴曾點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屬我悼亾覺公情鍾潤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有因徒飲恨于無窮嗟夫宿榻塵凝家墅苔封它日重來空愴遺蹤舊悲未平新憤填膺不腆茲觴敢告哀恫烏呼哀哉

祭胡仲方尚書文

烏序挹公風標彥輔叔寶聽公議論興公逸少捉麈笑談刻燭倡鼎公非今人晉第一流久掾公府新美世事再長橐班禪贊國是眾所期公與公自期下卑巖徐上板龍夔如何十年卷懷去國晚雖徵還曾未安跡高爵崇秩固無一虧盛心懿識有不盡施自幼識公今我亦老惟公規模我所深曉欲以安靖銷弭塞氣欲以整暇應鼎世紛杯酒非酣幅巾非傲有所陶寫有所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京空懷積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白馬我足以繫我淚如寫嗚呼

哀哉尚享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詎與衆同一代勝流百世清風天壤有敝名德無窮悲夫歲二年一來訪公今日何為編素郭東我返自崖公歸于宮九原不隔一念可通烏序哀哉

祭陳師復寺丞文

於乎律已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架獲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于家庭聚秀孝于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急放善類以為宗主學者以為師匠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禁國事之莫吐安能與兒女啜啜涕泣於衽席之上嗚呼斯人弘毅忠壯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耆老不過菜羹脫粟味矍儒之樂深衣大帶為後生之唱然猶推之暴而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斯文之將喪某少小親炙平生敬嚮非止涉其藩籬而深造其函丈理無微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山頽而哲萎將安放而安仰陳寢門之薄酌庶魂識之來享於乎哀哉

祭胡伯園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魁傑相望前歐後胡骨朽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頽頽故家文獻中朝典常並奏棟簷互為宮商里人皆曰澹菴不亡三十年間更迭翱翔虎節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烏序諸公逢辰樂飲滿堂公來何晚鬚鬢如霜憂時慄切望古慨陳當世人物高下短長氣力所噓衡尺所量衆不敢援橫身主張上或未知極口薦揚天下桃李多出門墻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開國勢必彊奈何一夕騎箕帝傍烏序昔我尚少從公南昌厥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溪飛語中傷衆競闕弓公以身當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晚觸禍機無地退藏公語諸公弱羽已瘡禹錫有親朱雲素狂幸小寬之俾謀稻梁汲引一念至死不忘烏序天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生驚呼熱腸在昔先民匍匐赴喪我有鞠淚欲灑惟床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葵以曷日冢于何岡日往月邁尊卿莫將避諱謹語又闕輓章負誼辜恩心折涕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隕此願未償烏乎哀哉

祭周淳仁文

嗚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訃反袂涕流亦因知君委蛇之由烏乎哀哉昔有二士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覽園土一謫

夜即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不為永王所污而受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成酷哉此寃貫于彼蒼我携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友朋之誼莫施毫髮俟君返骨當相寃藏烏乎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烏序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絹輕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域了翁公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開閣虛左起迎執筆玉堂開卷邇英三月初吉始畢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診疾予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有恩言寬憲書神衆願有瘳起而經綸奈何蒼天奪此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為將明民有利害誰為罷行吾黨之士誰為統盟後來之後誰為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烏呼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行路嗟驚况侍班聯久親儀刑相率一哀心折涕零烏乎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烏序先生屬疾聞者齎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移書千里迎鑿下至里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高夔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于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乎昔日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日之還丹旆素帷都人相吊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涓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烏序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剝落虛驕踐履真純外無光怪中含至珍肇悅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處縉紳戰兢便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後言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相嗔晚履遺榮舉扇障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蒼黔缺望膏澤久屯及上親政起公于閩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在柵南吹其聲信授公斧鉞指揮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

隕營壯圖莫伸烏呼哀哉長樂之陣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驎歲行甫周
奪三良臣當寧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
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序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履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而後學者
散無宗主北面它師尊禰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
雖微肝肺畢吐皆昔坐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藁對語有記
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留
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持待之厚
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乎勿為先生門生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
古人重誼均于倫紀築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窆有繫
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
先生不死烏乎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開八年公更倍之閉閔蕭然我已情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
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上考洙泗閔洛之傳左馬下按巖續編義理
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鈔纂網羅貫穿習有五車手無寸權

腸熱涕漣

孫藏

孫藏

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

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烏不秉史筆不侍

講筵不為給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愆人述遭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日我歸
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誰祛有瑕誰鑄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
之峯手營吉原楸老矣稚竹可椽祖者幾人素車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翔
覆酒奠芻滴淚入泉烏乎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烏序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于學禁亦諫止於邊隙名蚤退而
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經孰若晚而
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于眉壽乃不起于瘍疾渺世道其
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序自我來哀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楊雄之宅公無一

隕營壯圖莫伸烏呼哀哉長樂之陣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驎歲行甫周
奪三良臣當寧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
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序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履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亦後學者
散無宗主北面它師尊禰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
雖微肝肺畢吐皆昔坐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藁對語有記
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留
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持待之厚
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乎勿為先生門生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
古人重誼均于倫紀築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窆有繫
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
先生不死烏乎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開八年公更倍之閉閤蕭然我已情荒公方精專駮書如山
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上考洙泗閔洛之傳左馬下接巖巖續編義理
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鈔纂網羅貫穿曾有五車手無寸權

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大節偶全輒鞭屬索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
華顛晚過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闈靡動不宣議挈綱維
奮起沉綿議去冗虛伸縮痺學議抑僥倖杜絕板綠衆方信：公獨憐：或摘
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興船
寄家蕭寺禪榻茗烟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徃牧漳我來刺袁一春潤踈驛堠
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僊驚呼失聲 熱涕連烏乎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
嫡嗣珪藏家 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
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烏不秉史筆不侍
講筵不為給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述遭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日我歸
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誰祛有瑕誰鑄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
之峯手營吉原梧楸老矣稚竹可椽祖者幾人素車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翔
覆酒奠芻滴淚入泉烏乎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烏序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于學禁亦諫止於邊隙名蚤退而
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經孰若晚而
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于眉壽乃不起于瘍疾渺世道其
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序自我來哀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楊雄之宅公無一

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酒尊且餞召駟我拜手而起賀公深聲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序言猶在耳追記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酌感慨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嗚呼早客閭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涕流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譁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溫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議禦意公復用收拾補苴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唐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 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醜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烏虜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于班列彼煦沫而相親此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箱結果豸冠之舒翹亦鯁論之劇切鉞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芽蘖曰始謀之輕倪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恥擊悅之為悅寢掖庭之

士無統盟

穴字疑

貽封沮戚晚之旄鉞暨批勅于銀臺益砥礪于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倚掖于元暉其尤大者紫于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下反秋而妻咽况平生之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襍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流落于江鄉寢闕踈于京淵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于艱虞天遽奪于賢哲嗟寶鑑之云凶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慟愴泉臺之永訣真英爽之來臨歆故人之薄歎烏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虜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謫墮濁穴端平之相勇于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著龜相去客逐公從嬖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倦：欲抹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火後一封讀者喏：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攷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為公書之世論刻深幾于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疑晚於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嘗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媿

後

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酒尊且餞召駟我拜手而起賀公深擲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序言猶在耳追記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酌感慨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嗚呼早客閭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閤四五涕流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譁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滄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議禦意公復用收拾補苴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唐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 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即組覆此一觴公來醜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烏虜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于班列彼煦沫而相親此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箱結果豸冠之舒翹亦鯁論之劇切鉞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芽蘖曰始謀之輕倪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恥擊悅之為悅寢掖庭之

貶封沮戚晚之旄鉞暨批勅于銀臺益砥礪于名節嘗剴聞其一二非倚掖于瑣屑其尤大者繫于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妻咽况平生之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襍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流落于江鄉寢闕踈于京澗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于艱虞天遽奪于賢哲嗟寶鑑之云凶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慟愴泉臺之永訣異英爽之來臨歆故人之薄歎烏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虜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謫墮濁穴端平之相勇于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著龜相去客逐公從嬖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倦：欲抹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火後一封讀者喟：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攷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為公書之世論刻深幾于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疑晚於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嘗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

我則不敢烏序哀哉

祭崔相文

烏序昔掾儀真公為楊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于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我方因謔改憲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逐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于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伯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恨曷時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江表美賴旋馬之廳我有束芻薄言陳之公其吐諸烏序哀哉

祖祭崔相文 同諸司

烏序世所謂貴莫如三公：辭台袞以初服終世所謂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尚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道汗隆方餐秋英忽仆寒松鼈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人斯孰不哀恫烏序高於二疏繫于兩龔國僑之惠史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烏呼哀哉

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烏序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飲社謂公詞伯及與公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者鞭青雲有徑甚捷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白首晚入修門或開薦口當軸挽留公力請麾其視遠民畧不鄙夷琛臺弄印墨書就畀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國人景行吾輩得明合并云始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人鼎足訝公不來坐聞呼醫屏藥覆杯疾馳至門不可為已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天位不為卑故御差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稚幼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為善之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復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嗚呼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畀他人類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番蘊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大槐如炊黃梁賈胡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烏序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證上屢易醫公相最晚公力孔瘁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亟且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啓擬汲：延納

謹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爭是非公每犯嚴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衾索馬歸第猶閱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後薨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畛域截然此夷彼惠文靖致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公於二公髣髴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空富春泣然三號眇矣百身空懷叩翼莫竭毫髮欲報舊知尚堅晚節烏虀哀哉

祭顧君立文

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自復齋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於館語常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我去子留臺閩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暝先儒所戒委身庸醫子達此理胡為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樂未久區：寸祿取之甚微笑：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如在卑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不竭情歛首足形返柩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亾歆此束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騫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于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昔處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弗誣于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蒂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齋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猶有一幸稍寬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螭茅花滿山熟如蒸炊苴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匱返殆天扶持自少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沒合睽福勝西樓翁仲繫：子復逝矣舊人愈稀存者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懷昔如何勿悲我有雞絮漬以一卮老眼久枯滂然垂淚扶僊酌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糝糠高為虞夷次為哲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僵小為申白大為禹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游于鄉其視觀廟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侔汾陽晏子之裘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梁剛彼皆倒逆此不眊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續之頃至言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不愬遺頽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誰繫我足尼其車箱諸子謂我蚤登門墻葵有日矣俾為銘章併致哀誅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箴
和墳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
進藥石言麟莫羈係鳳肯啄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鴟法從非貴方面非尊象詔
上雍頰疏扣閭身不敢私君不可諉本懷止足矧迫髦懣力請得謝冥：高騫
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徙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
陳蕃訂其細行管寧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東歸
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孳瘠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殄瘁
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烏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權門鋒誰其侶之堂：
坦翁端平親擢冠豸乘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衮鉞之崇大者庭諍
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身如斷蓬客有
餓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任龔公獨感慨愀然變容所入諫書欲沃帝聰
乃如客言未諒余東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
之東脈稜雖遠節纛尚雄帝曰公歸潦霧颶風俾典曲臺古鼎編鐘方際休明
儉雁閔凶平生大節忠孝最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于孩童懼不
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亾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礱少忝交游晚叨寅恭

辛丑登高魁結之峰嘗舉別酒澆磊砢曾歸相後先各未衰癯瘠可負轅奴可
宿春彼盟未寒此興亦濃聞六月計為三日聳譬厦顛矣士曷懔懔譬舟沉矣
孰濟不通我有長劍欲挂短松久病著床寸步需節抱此一歎殷憂無怙死者
可作吾將誰從往此來舅敬告哀恫烏序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兼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
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頗富見聞間出篇什內順尊老外敬友執處眾
恂：向學汲：譬如升梯舉武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笈婦妾方姪出門若繫
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瘧下腸滑肛溢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勢已
岌：凶訃遽傳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女弓冶是靡交游期汝朱紫可拾何物
怪鬼奪汝之急汝翁喪汝佗際鬱悒雪涕箋天求鮮麾縑夢寐丘園厭苦原隰
汝婦得雄頭角奮螫飛書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夜髻婦歎宵熠汝兒汝女呱：
以泣喪車言婦六親咸集橘柚弄色蟹蛤吐汁有酒在尊曷不鯨吸先人舊廬
汝翁所葺汝復何為過門不及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僊繼容京城初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
鸞鶴後收宜春握手悲辛君赴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

今也鰲黑約君襍被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癆亟立視君骨見衣表君於
去來曾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如師魯僕慙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
衣足附身衾亦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梳竿奉君之篋歸于家山龐公妻子猶隔
瘴霧迎孳之責僕敢不助屬有官守祖君江湄烏庠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烏庠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
遠沂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辨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詎森嚴之言如造律令
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說：逢掖沾丐
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台加璧之聘謂言遇合
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豈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羣馬旋薄維君屹然鐵壁萬仞
寧焚折鎗肯顧墮甌九冠一鬢衆醉獨醒起牧涓壘蕭：雪鬢堂屏觴豆庭絕
筍榜辦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燕喜有僧苦硬未嘗之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
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臘書至肝鬲傾盡首叙
契濶末言疾疾上界君節七聚相慶予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使來論此介往詞
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列

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
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擣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慙
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履推棟桴航失纜斫平生清貧室如
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躬
君儻來聽嗚呼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墳簏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兄生而相依小兄兩歲垂髫
佩觿游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慧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宦分巢析炊其間歲月
儵合忽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即粉圍我坐狂瞽晨招莫麾兄益
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逢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台自南顧戀母慈
兄與居厚實先得歸我亦寢台鼎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徉山巔
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為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
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為有師以不飢
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並視蕪綿牧之鞭笞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宜主
計司暫畀一節遂閑七菴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既畢
伏臘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庠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姬謂言
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曾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頃夫家子薛婦生離

近喪丘嫂蕭然房惟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齎咨追憶疇昔竹馬
互騎安知衰莫原鶴折飛廣陵之操遂絕於茲洛社之游無復後期欲往哭兄
使事繫維往此辦香瀾汎涕淚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虜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膏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
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雷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天惟公
大節如揭兩曜計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
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閭誰式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醪烏虜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稍光顯季父尤賢審思

上沂鄒家

家字疑

近參朱張上沂鄒家邃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奧
勿酷嗜至鹿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覲面瘦筇登覽深衣間燕洞
屬：兢：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傳以已見修諸家庭化于鄉縣
天錫高齡為諸老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良恐不免猿鶴有約羔雁
無羨曷不愁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閔洛格言深味者群隆乾門戶未絕如綫
堂：季父真知實踐前修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高難招徠矧肯
攀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涕唾軒冕晚見冢子脫吏部選百乘未迎
兩楹忽莫謂神益謙謂天福善胡為奇禍併奪罷困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勿
頌蒙季父訓勉久撰杖屨亦侍筆研欲追高致自歎駕蹇每聞精論常愧粗淺
歲晚竹林安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鬢髦至勝衣冠燈火共親壺鹽剖餐止則聯棲飛則
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頑以才思言子瞻我愷去而宦游子易我難出與世接
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癥嘗再立朝不善刺鑽泊三
典州勤拊凋殘邦人愛之若寵與寬互市之清聞于夷蠻屬者改紀起部握蘭
俄復借留慰彼惻艱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修阻得書絕艱聞有奇疾容膝
理間不以告我拜疏乞閑手書入京我忝台環携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

近喪丘嫂蕭然房帷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齎咨追憶疇昔竹馬
互騎安知衰莫原鶴拆飛廣陵之操遂絕於茲洛社之游無復後期欲往哭兄
使事繫維往此辦香瀾沈涕浹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虜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膏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
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雷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天惟公
大節如揭兩曜計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
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閭誰式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醪烏虜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稍光顯季父尤賢審思

明辨近參朱張上沂鄒袞邃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奧
點竄訛舛自勿酷嗜至旄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覲面瘦筇登覽深衣間燕洞：
屬：兢：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傳以已見修諸家庭化于鄉縣
天錫高齡為諸老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良恐不免猿鶴有約羔雁
無羨曷不愁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閔洛格言深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
堂：季父真知實踐前修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招徠矧肯
攀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涕唾軒冕晚見冢子脫吏部選百乘未迎
兩楹忽莫謂神益謙謂天福善胡為奇禍併奪罷困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勿
頌蒙季父訓勉久撰杖屨亦侍筆研欲追高致自歎駑蹇每聞精論常愧粗淺
歲晚竹林安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髣髴至勝衣冠燈火共親壺鹽剖餐止則聯棲飛則
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頑以才思言子瞻我慳去而宦游子易我難出與世接
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疵嘗再立朝不善刺鑽泊三
典州勤拊凋殘邦人愛之若寵與寬互市之清聞于夷蠻屬者改紀起部握蘭
俄復借留慰彼惻艱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修阻得書絕艱聞有奇疾容腴
理間不以告我拜疏乞閑手書入京我忝召環携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

歸覲慈顏湯燼稍瘳徜徉于盤袁復縮成迎吏叩閔自言病起舉步蹒跚茅山
福地木天清班以榮戲絲以旌考繁我屢約子宦情已闌山林之樂水菽之歡
豈必鍾鼎賢於瓢箪及茲遣逐謂言檀樂歸路得計皆血未乾魏國九哀兄髮
亦斑門戶寂寞婦兒弱孱子馬往哉掉臂不還法書停披素琴罷彈函石誰磨
名畫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靡事凋鏤亦無悅肇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
佳評亘古不刊生前之榮一節兩轡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畬不腆新廬未完
遺言琅：聞者悲酸鶴髮鍾情忍聞闔棺鶴原孔懷相與哭敢不瞑子目幾裂
我肝覆此卮酒掩袂沈瀾烏乎哀哉

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離一夕之暫聚遂聯床而
參語屢更僕而續炬既剝落于驕榮亦究極于歸趣歎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
蒼素車輕輓而忍發馬蹇踟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迺首麻而陟岵味書辭之
悲哽述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菽微鄙文而銘墓子銜恤而端居余觸譴而
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嫡傳起羣從而獨步少顛悟而
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孤熊皆辟易禿干危猶鬱怒果得雋于名場寢通籍于
選部揮利斤于盤錯發新意于陳腐實士林之挺出矧吏幹之尤裕始不諧于
俗好終難掩于民譽奈何伴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痾氣上拂乎雲霄命奄隨于
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挾其逸才致時運之多牯抑窺覲于天巧雖造物而亦妬
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券而授付意久整之必奮曷長寐而無語語情本切于倫紀
事况閔于門戶莫致詰于杳冥但可誥諸氣數痛莫痛於季父之未窆哀莫哀
于四孤之失哺胡不留子表隴岡之阡畢尚平之娶胡不待我為烏衣之游賡
惠連之句悲零落之雁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從母陳恭人文

嗚呼靈初來歸夫家苦貧啜菽盡歡舉案如賓夫雖策名齋志莫伸巢毀子幼
行路悲辛靈方盛年禮法是循敗屋一間寂寞之濱且不踐闕聲不出鄰持家
斬：誨子諄：瘖日墾藝故衣緝節高月旦誠動穹旻果食其報雙桂一椿
季也宦達列鼎奉親命服板輿所至行春垂登九袞雪鬢鶴身曷不百齡鸞諧
鳳綸靈昔之徃歆豔縉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其卓行千古不泯斷臂而誓
疑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之倫宜述彤史宜勒堅珉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
耆舊如星向晨相率縞素薦鄉與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寒齋文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出宇宙橫絕古今我獨憂君往而不返六丁力盡尺寸
莫挽卷無車轍門長蒿蓬君忻然曰吾老是中花香鳥鳴風朝月夕曠言携幼
亦或命客庭中垂棗誼不苟貧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交章九重及席君固

頓首辭以羸疾視瘞但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纊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瞍之學
以身為患以瘞為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聞夕死竟復是誰人之生世如夢
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為涕出如傾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
二疎四皓閨中尤賢陶母龐嫂退而就館接君雁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凡此
諸人今皆安在我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內相私議易名近聞方伯抗疏追榮
婦謚康子友揭貞曜靡煩有司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今其逝矣詎必
顧歎桑榆之年畏別親友况也永訣舉此卮酒

祭方德潤寶學文

嗚呼蔣彈四人兄魁我亞次及曜翁請誅無赦：而不誅思出陛下兄解筆索
我奪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蓬飄兄亦株連兄不
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共掘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郵揆甚我再召再輒
我專一壘兄帥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皆傾擠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
改絃晚面清光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嶺海昔猶壯盛
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芻言稍切天為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
南伯鎮于西山心竊喜兄生入玉関夫何滯留嚴裝未發怪鵬禍賈妖星隕葛
得非霧潦無乃炎熱播紳相弔蒼黔望絕符靖而後賢少國空繫世道者道鄉
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為南董發揮遺忠兄處友朋恂：謙抑終日默然

欲語面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器之鐵壁彥和玉尺嗟：斯人今也則亡胡不
旃履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金于宗釣游於鄉我自蒙童則忝親友
同學青衿分路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誄必舉我酒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堽塞北戶汝何為哉魂車祖馬捨此先廬
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汝待老汝兄汝弟賴汝亢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
掉臂長逝畧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絕叫號汝而不聞也然宅兆已成
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絕號叫者雖欲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
哉汝數有盡我哀無極聚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可滴矣矧臨窆窀穸痛如
之何然逝者之復于土猶行者之至于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憩汝安歸之以
著汝繼嗚呼哀哉

祭王實之少卿文

嗚呼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學芻狗暫設俄而空：
未叩先竭兄如鉅野象流蓄泄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力憂：機杼
軋：邊幅短之兄筆一揮龍騰驥掣若不經思辨麗條達望古慨慷傷時憤切

延和之疏玉堂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著感發單辭半
簡亦足藏名山而俟來哲獨竊怪夫昔之生才也為衆論所親附所崇獎今之
生才也受一世所媚忌所挫折去國五閨入館數月衡困拂亂跋扈躐絳灌
害賈靳蘭謔屈精華落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為異物嗚呼使兄進用而補
袞闕安昌之劍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褐後生資其匠斧憐人
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逢掖之士所以空卷而祖送金石之友所以反袂
而慟絕嗟夫天耶人耶為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因其凌暴草木
惡其挑挾仲達非方幸孔明之死之問等不堪審言之壓要之千萬世而下媚忌
者挫折者喙已箱骨已朽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孰優劣嗚
呼兄昔為端平相君而來坐端平相君而斥迨鈞軸之再秉蓋弓旌之屢迫兄
愀然曰預其憂者不必預其樂同乎處者不必同乎出訝紀瞻之遠巡加減氏
之毀鬲以文忠正獻之大老不能援守道子美之二客豈獨今哉其來自昔凶
訃相傳主相嗟惜汲黯劉向而西都遺直不躋大用皆止卿秩兄官似之亦其流
匹嗟我於兄少相親昵師門同升朝路偕黜劇談共燈後游聯啟介以鉞菴樂
哉三益菴歸不早勤官而卒兩翁相對情味蕭瑟我嬰沉痾兄有憂色饋藥裹
餘三顧蓬華曾未幾日聞兄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篲莫視衾含莫執紼嬰束
躬後至數易旬決含毫誅兄苦語哀頌嗚呼哀哉

祭鄭伯昌吏部文

嗚呼季世諱言上下恬熙進而用世惟默最宜媮風既成直道遂衰仗馬息鳴
寒蟬罷嘶端平履畝衆皆依違君首奏記拮擊其非嘉熙易相或獻頌詩君復
袖疏指陳其私淳祐兵財各有典司或問于相謝曰不知君方遠使拜疏驛馳
欲救時弊違恤身危浙左建牙江右褰帷雪屬吏誣抗御史威解汚吏印奪威
里麾凡此大節尤為崛奇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喪所守翁：和隨邢楊反覆
王呂合離遺臭萬代取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臺
即徵堅卧固辭上歎其高出節近畿壯圖盛心百未一施古有神膏今無瘍鑿
嗚呼斯人僅止於斯自我交君將二十期俱事文忠同為軍諮善每心服過必
面規相約早退享黃髮期君今已矣孰知我悲平生取友曉星就稀先奪德潤
次失實之俄而哭君後凋者誰穹：厚：脩短孰尸孰啣而壽孰哲而萎豈今
獨然自古如茲欲視君寔病起尚羸往此東躬長慟累欷

祭杜子昕尚書文

嗚呼自夷狄亂華南北分裂而畏虜二字遂為士大夫膏肓骨髓之病石勒長
驅晉公卿皆為俘虜王衍懼而勸進於時豪傑之士奮然以勒為不足畏而敢
與之抗者祖逖劉琨而已女真初起李勣首張大其登山如虎入水如蛟之勢
以沮國人雖二種不能戰劉韜張孝純不能守于時疆場之臣奮然以女真為

不足畏而敢與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功名事業可追
儼此四賢者公其人焉蒙韃暴邊蜀漢淮之名城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
矣公為天子守豐守廬虜歲來攻公歲登陴久或數月近亦累自矢石交
發飛鳥不通人謂危在旦夕公徇于衆効死毋去恥以其身獨免卒之與城俱
全視祖于譙劉于并宗於汴陳于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然澤耀射不穿
札勇不挾輶徒以肝膽輪困忠義奮發挺孤身於百萬虎狼之中意定神閑夷
然無懼此固侷盡察罕之所不能犯移辣楚材王楫之所不能誑衝梯之所不
能攻攢砲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頗一飭教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見於垂
沒公甫七袞筋力未衰解凌煙之冠劍訪故鄉之釣游及示微疾盡空諸有賤
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人之大變而公處之雍容閑暇如此不
亦偉然大丈夫也哉僕幼納交今亦頭白公書未答公訃已傳追懷平生感慨
世道國盛如此虜暴如此曷不留公以係人望辦香東芻道遠禮輶公嗜余文
必歆此誄

魏國大殮祭文

嗚呼昔我先君蚤棄諸孤某眇然卑官仲叔未仕季方七歲緒業重質產薄門
戶皆微矣吾母以孝謹訓子且苦淡持家俄而償者起蠱者飾弁而笄者婚嫁
卑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內外孫曾孫拜起堂下者數十人晚見某使粵

使楚使閩仲守樵守潮守泉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復盛矣而吾母家法益孝謹
益苦淡不改其度蓋一世之所共羨者曰壽曰貴吾母得年八十有八可以言
壽矣開湯沐郡者再國者四可以言貴矣然吾母未嘗一日有舒泰之心欣豫
之色每安乎一簞半菽之簡易寧計夫五鼎三釜之豐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
得至言妙義于禪客視身等夢幻之境以家為旅泊之宅豈暫來於震且竟返
歸于兜率其所以游戲人間稍久者良以慈愛之情鍾子孫之緣重有不容釋
推母之心思母之德雖百口之皆飽煖恐一維之失卵翼自哭仲氏遂戒眠食
疾棘夢仲恍如平昔顧復一念終不厭數某等六十餘年團樂侍膝一朝酷罰
萬古永隔音不復聞容靡再覲此身有盡此冤罔極

魏國祖奠祭文

嗚呼吾母年垂九袞棲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今安往哉桑蔭屢徙棄此
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寢門子孫問安夜深擁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
榻矣蚤鳴四壁矣高堂化為堊室斑衣化為衰經笑語化為哭泣魚軒象服化
為魂車祖馬嗚呼窮天下之悲極人世之慘有甚于此者乎六親寬譬之言四
方弔唁之書類日若等事母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惟其事母之日長故喪母
之痛鉅念母之腸裂哭母之淚盡而繼之以血也城南之阡天相陰隲日吉時
良將即窆空闔門攀號蒼天罔極

魏國掩坎祭文

嗚呼先君之沒三十六朞我誨我賴有母慈母復矣雖生奚為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須臾之意奉窆窆之事者蓋念付授之甚重懼緒業之寔微三月而葬古今行之乃命卜人乃訊墓師米合祔之禮稽同穴之詩啓玄堂之如新瞻宰木之合圍雖小子僅乏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之逾邈憶話言之可師尚昆雲之庇燾度門戶之扶持

懼軒掩坎祭文

嗚呼兄歿僕有垂死之病兄瘞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相徒寢苦而內訟憶談諧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猥承掌珠之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曼卿子美之豪縱然於凡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屬佳城之襄奉陳生芻之不腆望宰木而長慟嗚呼哀哉

代祭故相文 不用

公相兩朝廿有六年匪曰人謀有數存焉在昔忠定挾龍飛天得君如公不如公專俄而乞身動我掣肘得政如公不如公久公之遇合開闢未有冠絕諸公亦過厥考秀眉玉色蟬冕衮衣雖嬰美疾尚決繁機帝欲拜公魏公太師公懼滿盈頓首牢辭援立之勞圖回之策士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噴

我猶慨然追感疇昔生殺予奪在公手中我於國論安敢不同詩刺背憎書戒面從衆為一談獨守孤忠諫官御史章奏滿袖曰非竄投無以懲後弗置嶺海俾安畎畝天子聖明相君忠厚歲晚起廢恩怨掃空我愧高平公似呂公屬時多虞聞公告終不腆束芻尚鑒微衷

哀詞

秦伯舉哀詞 少作

建康男子秦綱余丙寅歲始識之於西湖時朝廷議北伐一日除三宣撫使諸戎帥皆遥制河南北山東西全盛時故疆領其節度剋日進攻綱固喜功名用其策於長安貴人皆莫省既而師出無功三宣撫俱罷詔出樞臣督視京口余里人方侯信孺被選使虜帳議和辟綱偕行比三往返侯坐吏議謫臨江綱送侯出涕居鬱：不樂明年柳吉賊竊嘯聲撼嶺外詔起侯守曲江會合討捕綱曰壯士時不可失徒步往謁時赤水峒賊散白旗踰嶺是軼入吾境不可縱分帳下兵以綱將之募土豪紳導披漢谷窮巢穴綱入益深所將士多去賊格鬪轉苦綱死之訃至侯哭之野綱為人短悍有膽氣飲啗兼人嘗游邊多與退校故將游對客語今古成敗指閔塞虛實歷：可聽憶余客都城大風雪卧印中綱夜跋雪邀余買酒贈卿酒酣出其詩與文皆悲健豪語碩寢榻上敗絮一龍書一卷取視之輿地志也噫綱死矣余性懦愛綱之豪且果又病其銳也又

患夫偷生者之多也又哀夫綱之以布衣而死也且寇興以來廟堂因籌慮夫
農窘供億居討賊之任能礪鋒穎與賊角一戰者未聞也况死節乎乃為哀詞
以弔綱或曰綱有母在而輕死聶政所不忍為也余曰不然彼韓相俠累非得
罪於天下者政乃以其親之遺體快他人之私讐此名教之所宜絕也峒寇之
罪通天矣豈獨綱欲得而侈之雖綱之母固將甘心焉張湯死母不哭吾意綱
母子亦然客有自曲江來者言方侯祠綱于佛寺因書以寄侯使刻之祠中綱
字伯舉死時年四十餘其詞曰

余憫士之媼兮吁嗟乎悲哉持婉孌為身梯兮指指介為禍媒質魁然而美好
兮中惜怯如婦孩嗟夫君兮何慨慷氣尤銳兮力孔剛倚長劍兮撫八荒彼肉
食者出而專征兮亦入而訐謨設一塵之敬兮駭鳥獸之奔呼臣節棄如遺兮
或忍蒙夫垢汙嗟夫君兮生羈窮短褐穿兮食不充孰激而死兮義之從庾嶺
我：兮下有江枕柳蔽天兮號哀急之濤瀧蠻雲蛋雨兮 玉其邦跨修鯨而
緊鵠兮游汗漫與空澗烏乎世以敗為辱兮成為榮君以義為重兮生為輕陳
哀詩兮裸薦乘迴風兮送迎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祝文 勸農文附

謁夫子廟 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為難况今之邑尤難於夫子之時某之才不足進
於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社其何以慰塞是邦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
雖輕法令雖密若夫離於理而背於訓者某不忍為也况夫子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秩祀百神選任羣吏凡以為民也更無愧於民斯無愧於神矣神有德於
民斯有德於吏矣某與神皆當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於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於他事不得盡心焉某也何敢然

文公 丙戌春祀

烏序巍：文公宋之夫子翼：考亭建之闕里竹林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
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洒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於堂配以
高弟皦如茲觴

勉齋

烏庠觀其翁壻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某為令于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論而非吾黨小子之私情也

文公 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烏庠事閱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三百日然後新祠落成可謂無憂矣迺以仲秋次丁率僚友奉籩豆於祠下惟先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修祀事於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配

文簡劉公

某昔以童子拜父執於朝今與士友拜卿先生於學嗟夫年邁而時去學情而智昏平生所聞於公者廢忘盡矣然為斯邑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教誨之

文公 丁亥春祀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洒宸翰師垣公爵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哀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于當時褒崇發于獨斷如陛下之于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於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歿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而朝無貶辭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矣某粵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生共修春祀

文公 丁亥秋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於先聖先師茲以次丁有事於文公

勉齋

某等茲以仲秋次丁有事於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菜於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於文簡公之祠烏庠敬之至矣

水退謝諸廟

屬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烏庠神真無媿於血食矣不腆牲幣以答靈貺

諸廟祈晴

烏庠昔者雨禱而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民皇皇喜者憂民無辜咎在吏神其忍虧一簣夫除霧舒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庵山廟

烏呼教自布種下秧以至於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耜舉趾以至於刈穫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藏烏呼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為之乎某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簷溜如聞啼號日嘉穀如割心髓奔走羣望未臻嘉應惟神受百年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露霽華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又蓋竹廟

烏呼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昇其難者而不昇其易者豈神有愛于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吏且誅殛則凡血食於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哉闔陰闢陽披霧出日在俄頃之間耳敢奉薌幣以祈

諸廟謝晴

烏呼秋冬之交兼旬陰霾坐憂嘉穀化為荒萊惟神之仁謂民恐哀歛雲歸岫杲日昭回場圃之間歡聲如雷晴未愆期雨不為哉神於吾民真有恩哉迺挹澗泉注此一杯

庵山廟謝晴

烏呼日在丁亥歎祠乞靈已丑雨止甲午遂晴青天白日萬里開霽壯者腰鏹

老者拾穗神之於民如鼓應桴酸酒瘠牲神勿吐諸

蓋竹廟謝晴

九月庚辰至於乙未淫雨不止幾敗歲事某恐懼齋戒乞靈於神升車而簷溜止出郭而宇氣清歎廟而午霧開返舍而暮霞出如是旬浹霽華被野田里相慶場圃畢功烏呼神所以廟食吾邑歷數百年如一日者豈偶然哉不腆卮酒敬答靈貺

奉安四君子祠堂

兩太史

烏呼紹興之初相主和我孰折其議兩太史公朱遷考亭子為儒宗范世有人喬木清風先賢有言志同傳同合而祠之疇敢不共

兩聘君

烏呼高皇南渡物色草堂值櫓入相引身高翔阜陵勃興聘君良齋拜疏不已拂衣歸來草堂節全良齋言立誰謂華高庶企而及

文公 戊子春祀

烏呼統緒復續義理復全先生之大造也歲月遙邁聞見日卑後學之大恥也某與諸生修春祀于祠下進瞻德容退考遺編敢不勉旃

勉齋

某往從勉齋于江淮方有軍旅之事不果北面執經焉歲晚來茲遂成大恨造其居田廬之蕭然讀其書義理之淵然嗚呼足以信勉齋之道矣春祀有嚴諸生推某初獻

文簡

嗚呼文簡公朝之名臣里之前輩而某先君子之執友也諸生來告春祀某拜伏祠下惟謹

文公 戊子秋祀

古之人擇鄉而居擇里而游東陽今洙泗也某俛仰三載治無可紀其所以未為田里唾罵者非先生之緒言遺論有以教詔之乎戊子秋祀於是某將授代矣裴回祠下猶不忍去

勉齋

某既以勉齋備食文公真陳二公聞而然之學者莫不然之嗚呼百世不可易矣

辭夫子廟

某為宰于茲無以淑艾其士撫柔其民秩滿而去有愧於言偃子賤之流多矣敢告

辭諸廟

某來無異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內園室訟少吾民不識水旱神之賜也秩滿

當去稽首祠下

土地

某三年依神而居一旦別神而去敢不告乎

仰山 以下並袁州作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于袁人眷顧因替袁人于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瑣首詣時方艱虞兵寡民弊眇然長慮何以為計惟神洋：左右上帝永相此方捍留後蓋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

嗚呼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願師法其萬一焉眠事之初敢告

夫子

仕于州縣皆嘗讀聖人之書者及夷攷其所為有不得罪於聖門者幾何人哉某忝牧此州愚無他長它日儻不得罪於其民斯不得罪於聖門矣敬謁學宮以告

諸廟

某為天子之吏但能輕刑薄斂拊摩天子之民而已至于禦菑捍患使水旱寇攘不能干犯非神孰尸之乎視事云始稽首祠下

土地

某蒙恩此來既入州宅且視籀文矣後福於神庶克奠居

祈雨

某于茲守土荷神之休四封之內良苗滿野涉旬不雨已覺亢旱一稔之望在民甚切常暘之咎在吏甚恐辦香稽首神其格思油然沛然以相歲事

諸廟再禱

某屬以庚子禱于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瀉一溉之餘早苗小蘓俄復開霽焦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閣谷孰執哉由吏德厚不腆蕝幣且謝且祈願續前功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某丙午躬詣靈瑣甘雨隨應戊申雨猶未止黃埃赤且變而為冷風清露於乎非神其誰為之謹奉醴幣以謝

行宮并諸廟

某奔走羣望旬浹于此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而後霖霖未已橋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麟筆所喜敬芻澗濱布諸祝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惠矣初秋不雨者兼旬將害晚稼神

豈忽然忘情乎若守無狀咎以身當斯民何辜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秋

迎瀉仰四聖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歎干和致早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為今日之迫切地哉傾躬而迎避堂而事情益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燠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送神

某款靈瑣延飈馭二之日甘霖滂沱起未止申三之日油雲布濩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蓋濯矣公宇喧卑詎敢淹留敬率吏民齋飯餞送夫熱耕凍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雨仙聖之餘事願終前惠少慰輿情

再祈雨

昔者之雨尚未霑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敬之在人者有勤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亟拜非諂屢禱非瀆恐敗歲事以為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覆手河翻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可中熟

辭夫子廟

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某狂瞽妄發孤負明主有媿於忠貪戀榮祿違去慈母有愧於孝聖恩寬大止收郡紱某將歸而內訟焉敢告

韓文公

某與公異世繼為刺史無德於袁以此愧公被罪而行不敢不告

仰山堵田

某孤身遠宦懼為親憂始至密有禱焉今蒙朝恩斥歸田里白頭母子獲相保守神之賜也某以罪行不敢徘徊境內願瞻靈瑣慨然感戀謹遣承信郎事務官王璽以不腆俸金薦之祠下

諸廟

某禱雨未獲被罪而去某不以身之去為恨而以郡之旱為憂垂去之吏尚未能忘情於民如此况神千萬載血食於此哉倘得一雨以抹歲事吏雖罪去其甘如飴

謁南海廣利王廟 以下並廣東作

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舟出祠下辨香卮酒徼福于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為民請命於帝庶幾田里之內愁歎小寬嶺海之間留害不作既矢諸心復質諸神

到任謁諸廟

某竊惟幽明各有其職去貪戢暴使賦役均刑政平部使者之職也捍留除患

使風雨調魚稻熟非神之職乎敬奉蒞幣以告

聖妃廟

某持節至廣：人事妃無異于前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親憂它日有以見魯衛之士妃之賜也敢告

土地

某將指按部既抵司存夫遠宦欲其水土相習寓居欲其神人相安也敢不有告乎

謁學

天子不以某為不肖付以一路耳目之寄昔者聞諸夫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某雖不學敢不朝夕憂懼求其所謂不辱者焉敢謁學官以告

除漕謁學

成久而士不飽糴多而民艱食今日上下之通患也上既妙選常平使者專任糴事復使某就補漕臣之乏憂深責重上何以裕國下何以寬民哉昔者聞諸夫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某力之所及不敢不勉

濂溪祠

本朝至熙寧間事始多而法稍密矣先生于是時奉使嶺外能使遺民奉嘗之

至今此後學之所當師法也詩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南海廟

某春持庾節秋視漕印或者榮之某實懼焉靜觀土風嘿察時事可憂可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此某之所以齋心服形微福于神也

聖妃廟

某由庾易漕見謂驟遷豈上之加惠於遠臣歟抑神之實私于邑子歟方今軍無宿儲民苦貴糶脫有敗缺將為神羞神既臨其始必成其終視事之初謹奉辦香以謁

土地

某茲由庾司挈入漕治雖曰受命于君豈敢不徼福於神乎敢告

辭學

某使南粵無善狀然田里疾苦察之熟矣蒙恩台對將以目擊身履者歸奏天子庶幾不辱君命之義

濂溪祠

某踐先生之官居先生之宇晨出夕入如將見之君命有嚴歸奏使事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諸廟

某來南兩載迭更漕庾若閭與舶皆嘗次攝無勞於國無德於民一筆勾去孰云不宜茲蒙上恩歸奏使事而君省親臣子至願望不及此神實福之謹奉辦香稽首以辭

土地

某居此暮年幸無疾得與其孳全璧而返神賜厚矣敢不告行

江東謁學 以下並江東作

某於書少所通解而于司空城旦之書則尤未之讀也其何以負荷一道行獄之寄哉然嘗有聞於經矣曰欽恤曰哀矜云者竊意自咎繇至於蘓公呂戾相傳之心法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庶幾不為聖門罪人

諸廟

上不以其為腐生擢領臬事恣其聰明致其忠愛在某不敢不勉若夫使四封之內歲豐而盜息民和而訟少則有非某之所能及者庀事之始敬奉醴幣微福于神

三賢祠 顏魯公 范文正 王梅溪

惟三公之孤忠大節如日行天有目咸仰至於齟齬於中而不容留落於外而甚安此亦學士大夫之所當法也某仕於是和辦香致敬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旱至今創痍今茲之旱復丁是時垂成之稼何忍敗之子遺之民何忍
餒之神之威靈民所憑依鞭笞雷霆呼吸畢其化歎為豐特此轉機敬奉醴幣
肅拜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某既請于上帝禱于百神惟勾龍棄土穀之祖人民之主也風霆致
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其下膏澤以沃焦卷某當帥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苦旱祝史詞窮赤日黃埃蘊熱蟲：涉秋乃雨山澤氣通青秧白水生意
茂：豈曰人為繫神與龍昔迎今饒敢不敬共龍返于秋神歸于宮惟賤有司
憊：願豐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毋棄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炎赫俄迅雷之撼動既旬浹而遂雨
果霧霈而傾洞勅仙官而翻歌輟野叟之抱甕活原隰之槁枯蘓田里之疾痛
仰潛蚪之至神念農扈之尤重返雪液於齋齋命緇流而諷誦忽瞬息而千里
實變化之妙用來無端倪去莫操縱辨香矯首蓋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質明辨香告虔語方脫口油然沛然機緘之妙不自
後先神之於民若篋若填火流之月龜圻之田雖獲一溉未保十全繼今雨暘
永無伏愆風伯魁鬼咸退舍焉興雲于山起龍于淵時膏潤之以相豐年垂去
之吏不忘拳：惟爾有神鑒此潔蠲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忍以早遺此民也敬奉齋幣命祝史有禱於爾神也神其
興油雲以相暘烏之仁也起蟠鱗以洩膏澤之屯也非特以接續一溉之功亦
所以全活游飢之人也

諸廟謝雨

某垂去禱雨人哂其迂神獨顧歆如鼓應袍甘霖達旦焦卷者甦：原田今
飴昔荼坐使愁歎轉為歌呼神功昭：汝忘之乎卮酒不腆神必我孚

社稷

早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吏民于報本之禮敢不
敬共

辭夫子廟

某以諸生庶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消弭吾民之愁歎視聖門
使于四方而不辱命者有愧多矣蒙恩錫台敬詣學宮稽首以辭

三賢堂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肅代間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于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司臬茲土俯仰歲餘民雖貧亦粗安田雖瘠亦中熟使某不獲罪於田里而去者神之賜也謹奉辦香以告

土地

某遠宦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孥全璧而去不戀三宿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倦：

焚黃祝文

寶慶乙酉 通奉大夫

先君之歿十有三年不肖孤皇：恤：行路萬里始忝朝籍而贈先君三品烏呼所以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不敢不告

紹定戊子 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始奉綸命歸白松楸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不懼哉

紹定辛卯 宣奉大夫

去秋天子有事於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觸罪奉祠猶得以追榮先君烏悖國極之恩不可報已往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勉也惟忠惟孝可答君父敢奉新命以告

紹定癸巳 銀青

迺者明禋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皆得以榮其親於是先君復進兩秩夫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非聖主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敬奉所謂暈錦綢袋者白之松楸

嘉熙丁酉 特進

去秋禋祀先君以三子陞朝進秩二等明年冬克莊免官還里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埜共奉制書白於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萃戶門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勉乎

嘉熙己亥 少保

亞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而致身於此者幾何人哉沒而榮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戶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松楸

淳祐癸卯 少師

國家於祭澤無所靳於贈典有所止師臣極品不可以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宰上之木參天矣諸孤或仕或止燎黃者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歲月

月之久長雖榮也抑所以為懼也惟忠惟孝盍各勉旃

淳祐己酉 齊國

去秋裡霽吾母自魏封齊綸言及門已不及見嗚呼若子若孫謂迎錦誥拜于膝下安知乃奉蜜章燎于原頭耶逝者有知必歆君命嗚呼痛哉

端平乙未 安人

日者國有慶典中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蚤夭獨不及見茲以祭澤始霽再命夫死生契濶人世之至痛也存沒哀榮朝廷之異恩也日吉時良燎黃于阡君其敬共以答休寵

淳祐癸卯 宜人

屬者裡祀上有異恩加惠羣臣及其妻息強甫忝初補宜人加三命於是西樓宰木已拱烏序白日長夜之訣余固已沉恨於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慰於九原哉

淳祐己酉 恭人

頃侍旃履記禮徹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國然祭澤之行無間中外明甫登臨仕恭人加封爵嗚呼父子夫婦蒙被國恩如此將何以為報哉敢告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